

宣
室
志
附補遺



宣 室 志

附 補 遺

張 讀 撰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宣 室 志

附補遺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

張

讀

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

宣室志卷之一

唐 聖朋張 讀撰

李揆於乾元中爲禮部侍郎。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。忽聞堂中有聲。極震若墻圯。揆驚入視之。見一蝦蟇俯於地。高數寸。魁然殊狀。揆且驚且異。莫窮其來。卽命家童以一缶蓋之。客曰。夫蝦蟇者。月中之物。亦天使也。今天使來公堂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。黎明啓視之。已亡見矣。後數日。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

有石憲者。其籍編太原。以商爲業。常行貨於代北。長慶二年夏中。於鴈門關行道中。時暑方甚。因偃大木下。忽夢一僧。蜂目被褐。其狀甚異。來憲前謂曰。我廬於五臺山之南。有窮林積水。出塵俗甚遠。實羣僧清暑之地。檀越幸偕我而遊乎。卽不能。吾見檀越病熱且死。得無悔於心耶。憲以時暑方盛。僧且以禍福語相動。因謂僧曰。願與師偕往。於是其僧引憲西去。且數里。果有窮林積水。見羣僧在水中。憲怪而問之。僧曰。此玄陰池。故我徒浴於中。且以蕩炎燠。於是引憲環池行。憲獨怪羣僧在水中。又其狀貌無一異者。已而天暮。有一僧曰。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。於是憲立池旁。羣僧卽於水中合聲而譟。僅食頃。有一僧挈手曰。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。慎無懼。憲卽隨僧入池中。忽覺一身盡冷。噤而戰。由是驚悟。見已臥於大木下。衣盡濕。而寒慄且甚。時已日暮。卽抵村舍中。至明日。病稍愈。因行於道。聞道中

忽有蛙鳴。甚類羣僧之梵音。於是竟往尋之。行數里。見窮林積水。有蛙甚多。其水果名玄陰池者。其僧乃羣蛙爾。憲曰。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。豈非怪之尤者乎。於是盡殺之。

寶曆初。長沙有民王叟者。家貧。營田爲業。一日耕於野。爲蚯蚓螫其臂。痛楚甚。遂馳以歸。其痛益不可忍。夜呻而曉。晝吟而夕。如是者凡旬月。有醫者云。此受毒之甚者也。病之始庶幾有及。壯且深矣。則吾不得而知也。後數日。病益甚。忽聞臂中有聲。幽然而微。若蚯蚓吟者。又數日。其聲益響。如合千萬音。其痛亦隨而多焉。是夕果卒。

有御史韋君。嘗從事江夏。復以奉使至京。旣還。道次商於館亭中。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。狀甚微。韋君曰。是爲人之患也。吾聞汝雖小。螫人良藥無及。因以指殺焉。俄又見一白者下。如前所殺之。且視其上。有網爲窟。韋乃命左右挈帚盡爲掃去。且曰。爲人患者。吾爾除矣。明日欲去。因以手撫其柱。忽覺指痛不可忍。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。韋君驚。卽拂去。俄遂腫焉。不數日而盡一臂。由是肩輿昇至江夏。醫藥無及。竟以左臂潰爲血。血盡而終。先是。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。謂曰。我弟兄二人爲汝子所殺。吾告上帝。帝用雪其冤。且遂吾請。言畢。夫人驚寤。甚異之。而不能言。後旬餘。而韋君至。具得其狀。方悟所夢。覺爲夢日。果其殺蜘蛛于館亭時也。夫人泣曰。其能久乎。數日而韋君終矣。

吳郡陸顒。家於長城之東。其世以明經仕。顒自幼嗜麵。爲食愈多而質愈瘦。及長。從本軍貢於禮部。旣下第。遂爲生太學中。後數月。有胡人數輩。潔酒食詣其門。旣坐。顒謂顒曰。吾南越人。長蠻貊中。聞唐天子

網羅天下英俊。且欲以文化動四夷。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。將觀文物之光。惟吾子義焉其冠。瞻焉其
福。莊然其容。肅然其儀。真唐朝儒生也。故我願與子交歡。顓謝曰。顓幸得籍於太學。然無他才能。何足
下見愛之深也。於是相與酬燕。極歡而去。顓信士也。以爲羣胡不我欺。旬月羣胡又至。持金繒爲顓壽。
顓志疑其有他。卽固拒之。胡人曰。吾子居長安中。惶惶然有饑寒色。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。所
以交君子歡爾。豈有他哉。幸勿疑我也。顓不得已。受金繒。及胡人去。太學中諸生聞之。偕來。謂顓曰。彼
胡率好利。不顧其身。爭米鹽之微。尙致相賊殺者。寧肯輕金繒爲君壽乎。且太學中諸生甚多。何爲獨
厚君耶。君匿身郊野間。以避再來也。顓遂僞居於渭上。杜門不出。僅月餘。羣胡又詣其門。顓大驚。胡人
喜曰。比君在太學中。我未得盡言。今君退處郊野。果吾心也。旣坐。胡人挈顓手而言曰。我之來。非偶然
也。蓋欲富君爾。幸望知之。且我所祈於君。固無害於我。則大惠也。顓曰。謹受教。胡人曰。吾子好食麵乎。
曰。然。又曰。食麵者。非君也。乃君肚中一蟲爾。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。君餌之。當吐出蟲。則我以厚價從
君易之。其可乎。顓曰。若誠有之。又安有不可耶。已而胡人出一粒藥。其色光紫。命餌之。有頃。遂吐出一
蟲。長二寸許。色青。狀如蛙。胡人曰。此名消麵蟲。實天下之奇寶也。顓曰。何以識之。吾嘗見寶氣亘天。起
於太學中。故我爲君而取。然自一月餘。清旦望之。見斯氣移於渭水上。果君遷居焉。夫此蟲。稟天地中
和之氣而生。故好食麵。蓋以麥自秋始種。至來年夏季。方始成實。受天地四時之全氣。故嗜其味焉。君
宜以麵食之。可見矣。顓卽以數斗餘致其前。蟲乃食之立盡。顓又問曰。此蟲安所用也。胡人曰。夫天下

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。此蟲乃中和之粹也。執其本而取其末。其遠乎哉。既而以亟盛其蟲。又金篋扇之。命顓致于寢室。謂顓曰。明日當自來。及明旦。胡人以十輛車。輩金玉絹帛。約數萬獻於顓。共持金亟而去。顓自此大富。治園田爲養生具。日食梁肉。衣鮮衣。遊於長安中。號豪士。僅歲餘。羣胡又來。謂顓曰。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。我欲探海中之奇寶。以誇天下。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。顓既以甚富。素享閑逸。自遂。卽與羣胡俱至海上。胡人結宇而居。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。搆火其下。投蟲於鼎中。鍊之七日。不絕燎。忽有一童。分髮衣青襦。自海中出。捧白玉盤。盤中有徑寸珠甚多。來獻胡人。胡人大聲叱之。其童色懼。捧盤而去。僅食頃。又有一玉女。貌極冶。衣霞綃之衣。佩玉珥珠。翩翩自海中而出。捧紫玉盤。中有珠數十。來獻胡人。胡人叱之。玉女捧盤而去。俄有一僊人。戴碧瑤冠。被霞衣。捧絳帕籍。籍中有一珠。徑二寸許。奇光泛空。照數十步。僊人以琛獻胡人。胡人笑而授之。喜謂顓曰。至寶來矣。卽命絕燎。自鼎中收蟲。寘金亟中。其蟲雖煉之且久。而跳躍如初。胡人吞其珠。謂顓曰。乎隨我入海中。慎無懼。顓卽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。其海水皆豁開數步。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。乃遊龍宮。入蛟室。奇珍怪寶。惟意所擇。纔一夕。而其獲甚多。胡人謂顓曰。此可以致億萬之資矣。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顓。徑於南粵貨金千鎰。由是益富。其後竟不仕。老於閩越。而甲於鉅室也。

大曆中。彭偃未仕時。嘗有人謂曰。君當得珠而貴。後且有禍。尋爲官得罪。謫爲澧州司馬。既至。以江中多蚌。偃喜以爲珠可。卽命人採之。獲蚌甚多。而卒無有應。及朱泚反。召偃爲僞中書舍人。偃方悟得珠乃

朱泚也。果誅死。

跋扈李師道。以青齊叛。章武帝將討之。凡數年。而王師失利。師道益驕。嘗一日坐於堂。其榻前有銀鼎。忽相鼓。其一鼎耳足皆墜。後月餘。劉倍手刃師道。青齊遂平。蓋銀鼎相鼓之兆也。

左丞相王涯。大和九年掌邦賦。又主鹽鐵。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。忽見家僮數十。咸若無首。被血來。仲翔前。僅食頃。方不見。仲翔驚異且甚。卽具白之。願解去權位。涯不聽。是歲冬十二月。果罹鄭注之禍。

新昌里尙書溫造宅。桑道茂嘗居之。庭有一栢樹甚高。桑生曰。夫人之所居。古木蕃茂者。皆宜去之。且木盛則土衰。由是居人有病者。乃土衰之驗也。於是以鐵數千鈞鎮於栢樹下。旣而告人曰。後有居者。發吾所鎮之鐵。則其家長當死。唐大和元年。溫造居其宅。因修建堂宇。發地營繕。得其所鎮之鐵。後數日造果卒。

丞相李宗閔。大和七年夏。出鎮漢中。明年冬。再入相。又明年夏中。嘗退朝於靖安里第。其榻前有熨斗。忽跳踰久之。宗閔異且惡。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。數言於帝。訓知之。遂奏以枉其罪。後旬日。有詔貶爲明州刺史。連貶潮州司戶。蓋其兆也。

柳公濟尙書。唐太和中。奉詔討李同捷。旣出師。無何。麾搶忽折。客有見者。嘆曰。夫大將軍出師。其旌旗及麾搶折者。軍必敗。不然。上將死。後數月。公濟果薨。凡出軍征討。有烏鳶隨其後者。皆敗亡之徵。有會

敬玄者。嘗爲北都裨將。李師道叛時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。每出軍。有烏鳶隨其後。必主敗折。率以爲常。後捨家爲僧。住持太原凝定寺。大和九年。羅立言爲京兆尹。嘗因入朝。旣冠帶。引鏡自照。不見其首。遂語於季弟約言。後果爲李訓連坐誅死。

雲花寺有聖畫殿。長安中。謂之七聖畫。初殿宇旣製。寺僧求畫工。將命施綵飾繪。責其直不合。寺僧所酬亦竟去。後數日。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。某善畫者也。今聞此寺將命畫工。某不敢利其直。願輸工可乎。寺僧欲先閱其筆。少年曰。某兄弟凡七人。未嘗畫於長安諸寺。寧有蹟乎。僧以爲妄。稍難之。少年曰。某旣不納師之直。苟不可師意。卽命圻其壁。未爲晚也。寺僧利其無直。遂許之。後一日。七人果至。各挈綵繪。將入殿宇。且爲僧約曰。從此去七日。慎勿啓吾之戶。亦不勞賜食。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。當以泥銅之。無使有纖隙。不然。則不能施其妙矣。僧從其語。自是凡六日間。無有聞僧相語曰。此必怪也。當不宜果其約。遂相與發其封戶。旣啓。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。其殿中綵繪儼若四偶。惟西北墉未盡飾焉。後畫工來見之。大驚曰。真神妙之筆也。於是莫敢繼其色者。

唐故尙書李公銑。鎮北門時。有道士尹君者。隱晉山。不食粟。嘗餌栢葉。雖髮盡白。而容貌若童子。往往獨遊城市。里有老父年八十餘者。顧謂人曰。吾孩提時。嘗見李翁言。李翁吾外祖也。且曰。我年七歲。已識尹君矣。迨今七十餘年。而尹君容顏如舊。得非神僊乎。吾且老。自度能幾何。爲人間人。汝方當壯。志尹君之容狀。自始及今。七十餘歲矣。而尹君曾不老。儻豈非以千百歲爲瞬息耶。北門從事馮翊嚴公。

綬好奇者。慕尹之得道。每旬休卽驅駕而詣焉。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爲北門帥。遂迎尹君至府廨。館於官署中。日與同席。聞有異香自肌中發。公益重之。公有女弟學浮屠氏。嘗曰。佛祖與黃老固殊致。且怒其兄與道士遊。後一日。密以董汁寘湯中。命尹君飲之。尹君旣飲。驚而起曰。吾其死乎。俄吐出一物甚堅。有異香發其中。公命割而視之。眞麝臍也。自是尹君貌衰齒落。其夕卒於館中。嚴公旣知女弟之所爲也。怒且甚。卽命部將治其喪。後二日。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。明年秋。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。因投龍至晉山。忽遇尹君在山中。太虛驚而問曰。師何爲至此耶。尹君笑曰。吾去歲在北門。有人以董汁飲我者。我故示之以死。然則董汁安能敗吾真耶。言訖。忽亡所見。大虛竊異其事。及歸。具白嚴公。公曰。吾門神僊不死。脫有死者。乃屍解爾。不然。何變異之若是耶。將命發其墓以視之。然慮惑於人。遂寢其事。浮屠氏契虛者。本姑臧李氏子。其父爲御史。玄宗時。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。年二十七。髡髮衣褐。居長安佛寺中。及祿山破潼關。玄宗西幸蜀門。契虛遁入太白山。採栢葉而食之。自是絕粒。嘗一日。有道士喬君。顏貌清瘦。鬚髮盡白。來詣契虛。謂契虛曰。師神骨甚孤秀。後當遨遊僊都中矣。契虛曰。吾塵俗之人。安能詣僊都乎。喬君曰。僊都甚近。吾師可立去也。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。喬君曰。師當備食於商山。逆旅中。遇棒子音奉。卽荷竹。棗而販者。卽搞而於商山餽焉。或有問師所詣者。師第言願遊稚川。棒子當導師而去矣。契虛聞其言。喜且甚。及祿山敗。上自蜀門還長安。天下無事。契虛卽往商山。舍逆旅中。備甘美。以俟棒子而餽焉。僅數月。遇棒子百餘。俱食畢而去。契虛敬稍殆。且謂喬君見欺。將歸長安。旣治裝。是夕。

一棒子年甚少。謂契虛曰。吾師安所詣乎。契虛曰。吾願遊稚川有年矣。棒子驚曰。稚川。僊府也。吾師安得而至乎。契虛對曰。吾始自孩提。好神僊。嘗遇至人。勸我遊稚川。路幾何耳。棒子曰。稚川甚近。師能偕我而去乎。契虛曰。誠得遊稚川。死不足悔。於是棒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具。其夕卽登玉山。涉危險。逾岩巘。且八十至一洞。水出洞中。棒子與契虛共負巨石。寘洞口。以壅其流。三日。洞水方絕。二人俱入洞中。昏晦不可辨。見一門在數十步外。遂望門而去。旣出洞外。風日恬煦。山水清麗。真神僊都也。又行百餘步。見一高山。其山攢峯迥拔。道逕危峻。契虛眩惑不敢登。棒子曰。僊都且近。何爲彷徨耶。卽挈手而去。旣至山頂。其上坦平。下視川原。邈然不可見矣。又行百餘里。入一洞中。及出。見積水無窮。水傍有石逕。橫尺餘。縱且百里餘。棒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。至山下。前有巨木。煙影繁茂。高數十尋。棒子登木長嘯久之。忽有秋風起於林杪。俄見巨絙系一竹橐。自山頂縋下。棒子命契虛瞑目坐橐中。僅半日。棒子曰。師可寤而視矣。契虛旣忘已在山頂。見有城邑宮闕。璣玉交映於雲霞之外。棒子指語。此稚川也。於是相與語其所見。有僊童百輩。羅列前後。有一僊人謂棒子曰。此僧何爲者。莫非人間人乎。棒子對曰。此僧名契虛。嘗願遊稚川。故吾挈而至此。已而至一殿上。有具簪笏者。憑玉几而坐。其貌甚偉。侍衛環列。呵禁極嚴。棒子命契虛稽首上謁。且拜。謂曰。此稚川真君也。契虛拜。真君召契虛上。訊曰。爾嘗絕三彭之讐乎。契虛不能對。真君曰。慎勿久留於此。因命棒子與登翠霞亭。其亭亘空。欄檻雲蟲。見一人袒而瞬目。髮長數十尺。凝膩黯黑。洞瑩心目。棒子謂之曰。爾可謁而拜。契虛拜。問此人爲誰。乃於此瞬

目乎。棒子曰：此人名楊外郎也。外郎適隋氏宗室，嘗爲外郎於南宮，屬隋末帝主荒淫，天下分裂，兵戈四起，國屬他人，因避地居山，今已得道。此非瞬目，乃徹視也。夫徹視者，寓目於人世爾。契虛曰：請寤其目可乎？棒子卽而請。外郎忽寤而視，其兩目光皆若日月之昭明。契虛悸然背汗，毛髮盡勁。旣而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。棒子曰：此人姓一支，潤其名，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者。於是棒子引契虛歸，其道途皆去時之履歷。契虛因問棒子曰：吾向者謁覲眞君，眞君問我三彭之讐，我不能對。棒子曰：夫彭者，三尸之姓，常居人身中，伺察功罪，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，故凡學僊者，當先絕其三尸。如是則神僊可得，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。契虛悟其事，自是而歸。因廬於太白山，絕粒吸氣，未嘗以稚川之事聞於人。貞元中，徙居華山下，有滎陽鄭紳與吳興沈津俱自長安東出關，行至華山下，會天暮大雨，二人遂止。契虛已絕粒，故不置庖爨。鄭君異其不食，而骨狀豐秀，因徵其實。契虛始以稚川之事告於鄭，鄭好奇者，旣聞其事，且嘆且驚，及自關東回，重至契虛舍，其契虛已遁去，竟不知所在。鄭君嘗傳其事，謂之稚川記。

唐玄宗嘗夢僊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，立於庭，各執樂器而奏之，其度曲清越，眞僊府之音也。及樂闋，有一僊人揖而言曰：陛下知此樂乎？此神僊紫雲曲也。今願傳授陛下，爲聖唐正始音，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。玄宗喜甚，卽傳受焉。俄而寤，其餘響猶若在聽。玄宗遂命玉笛吹而習之，盡得其節奏，然默而不泄。及曉，聽政于紫宸殿，宰臣姚崇、宋璟入奏事於御前，玄宗俛而不聽。二相懼，復奏之。玄宗拂衣而

起卒不顧二相。二相益恐趨出。時高力士侍側。卽奏曰。宰相請事。陛下宜面決可否。茲者崇璟所言。皆軍國大政。而陛下不之顧。豈二相有忤於聖意乎。玄宗笑而謂曰。我昨夕夢十僊子奏樂曰。紫雲曲。因以授我。我恐忘其節奏。由是默而習之。故不暇聽二相奏事。卽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。是日力士至中書。以此事語於二相。二相懼少解。曲後傳于樂府。

宣室志卷之二

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。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。自寺外門至佛殿。先是。闍人宿門下。夢一人長二丈餘。披金甲。執銀槊。立於寺門外。俄而以手軋其門。扃鑰盡解。神人卽俛而入寺。行至佛殿。顧望久之而沒。闍人驚寤。及曙。視其門已闢矣。卽日以夢白於寺僧。衆往共視。見神人之跡。告於京兆尹。尹具表以聞。肅宗命使驗之。果如其言。

陳少遊鎮淮南時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。遣公卿書將行。誠之曰。吾有急事。俟汝還報。以汝驍健。故使西往。不可少留。計日不還。當死。趙日馳數百里。不敢怠。至華陰縣。舍逆旅中。寢未熟。倏見一人綠衣。謂趙曰。我吏於金天王。王命召君。宜疾去。趙不測。卽與使者偕行。至嶽廟前。使者入白趙某至。旣而呼趙趨拜階下。其堂上列燭。見一貴人據案而坐。侍衛嚴肅。謂趙曰。吾有子聳。在蜀數年。欲馳音問。無可爲使者。聞汝善行。日數百里。將命汝使蜀可乎。趙辭以相國有命使長安。且有刻限。不然當死。今爲大王往蜀。是棄相國命。他日實不敢還廣陵。且某父母妻子俱在。忍生不歸鄉土。非敢以他故不奉命。惟大王察之。王曰。徑爲我去。當不日至西蜀。而還長安未晚也。卽留趙廟後空舍中。具飲食。憂惶不敢寐。遂往蜀。且懼得罪。固辭不往。又慮禍及。計未決。俄而漸曉。聞廟中諠聞有聲。因出視。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。又有奇狀鬼神千數。羅列鞠躬如朝謁禮。頃有訴寃者數人偕入。金天斷理甚明。良久退。

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出。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：持此爲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。吾此吏卒甚多，但以事機幽密，慮有所洩，非生人傳之不可。汝一二日當疾還，無久留。因以錢一萬遺之。趙拜謝而行。至門告吏曰：王賜我萬錢，我徒行者安所齎乎？吏曰：實懷中爾。趙卽以錢貯懷中，了無所礙，亦不覺其重也。行未數里，探衣中皆冥楮耳。卽棄道傍，俄有追者至，以錢數千遺之曰：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汝，固無所用。今別賜此矣。趙受之。晝夜兼行，餘旬至成都，訪蕭敬之，以書付之。敬之啓視，喜甚，因命酒食，謂趙曰：我人也。家汝鄭間，往歲赴調京師，途至華陰，爲金天王所攝爲聲。今我妻在此，與生人不殊。向者力求一官，今則遂矣。故命君馳報，留趙一日，贈縑數匹，以還書託焉。過長安，遂達少遊書，得還報。日夜馳行至華陰，金天見之大喜，且慰勞，非汝莫可使者。今遣汝還，設相國訊汝，但言爲我使，遣汝爲裨將，無懼。卽以數十縑與之曰：此人間物，可用之。趙拜謝而出，徑歸淮海。少遊訊其稽留，趙具以事對。少遊怒不信，繫獄中。是夕，少遊夢一人介金甲，仗寶劍曰：金天王告相國，向者實遣趙某使蜀，今聞得罪，願釋之。少遊驚寤，歎息良久。明日晨起，語於賓僚，卽命釋趙而署爲裨將。元和中猶在。

元載布衣時，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。貧無僕馬，弊衣徒行於陳蔡。一天暮，忽大風雷，原野昏黑，二人偕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。時有盜數輩，皆伏劍佩弧匿於廟廡下。二人見之甚懼，且慮爲其所害，卽負壁而立，不敢動。俄聞廟中有聲曰：元相國、張侍郎且至。羣盜當速去，無有驚於貴人。羣盜惶怖馳去。

二人相賀曰。吾向者以殍死爲憂。今吾聞聲。眞神人之語也。且喜且異。其後載果相代宗。謂終於禮部侍郎。

貞元初。陳郡袁生者。嘗任參軍於唐安。罷秩遊巴川。舍于逆旅氏。忽有一丈夫白衣謁觀。旣坐。謂生曰。某高氏子也。家于此郡新明縣。往者嘗職軍伍間。今已免矣。故旅遊至此。生與語。其聰辯敏博出於人。袁生甚奇之。又曰。某善於推筭者。能預知君平生榮悴得失之事。生卽訊之。遂述旣往得喪。一一如筆寫。生大驚。是夕夜旣深。密謂袁生曰。我非人也。幸一陳於君子可乎。袁生聞而懼。卽起曰。爾旣非人。果鬼乎。是將祟我耶。高生曰。吾非鬼。亦非祟君。所以來者。將有託於君爾。我赤水神。有祠在新明之南。壬戌歲霖雨數月。居舍盡圯。郡人無有治者。使我爲風日所侵剝。且甚。又日爲樵牧者欺侮。里中人視我如一坯土爾。今我赴訴於子。子以爲可則行。不則去。無恨乎。袁生曰。神旣有願。有何不可哉。神曰。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。儻爲我重建祠宇。以時祭祀。則幸之甚矣。惟願無忘。袁生許之。旣而又曰。君初至邑時。當一見詣。然而人神理隔。慮君僕吏有黷於我。君當悉屏去其吏卒。獨入廟中。冀一言以相告。袁生曰。謹受教。是歲冬。袁生果補新明令。及至任。問之。果有赤水神廟。在縣南數里。旬餘乃詣之。未至百餘步。下馬屏卒。獨步入廟中。見其簷宇摧頽。蓬荒如積。佇望久之。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。高生也。色甚喜。旣相拜揖。乃謂袁生曰。夫君不忘夙約。今日勤勞車駟。俯而詣我。幸何甚哉。於是引入廟。見北垣下有一老僧。荷桎梏。有數人立其傍。袁生因問曰。此僧亦何爲而得罪。以至於此。神曰。此僧所居縣東蘭若。

道成師也。身有殃咎。故繫於此。今將一歲矣。每旦夕。余則鞭箠之。從此後旬餘。余當釋之。袁生又問曰。此僧身□陽世。安得繫於此乎。神曰。以此僧之生魂繫之。□□身自遭沉疾。亦安得知其魂爲余之所繫哉。其神告袁生曰。君幸諾我。興建祠宇。幸疾圖之。袁生曰。不敢相忘。旣歸。欲爲計其工費。然以初官貧甚。無以爲資。因自念曰。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生魂。因而困憊。僧本不知。又云。從此去旬餘。當解脫矣。吾今假以神語。俾其建廟。無乃不可乎。彼僧聞此。必無所疑。於是命駕徑往縣東蘭若。問之。果有道成師者。臥疾沉憊。幾一歲矣。袁生見道成。道成曰。某病將死。旦夕之期。一身痛苦。相告不盡。袁生曰。師疾如此。瀕於逝矣。我能愈之。師其願乎。師其發願出財。修建赤水神廟。自當愈也。道成曰。疾果得痊。雖於貲貨安所吝乎。袁生乃相告曰。吾善視鬼。近謁赤水神廟。見師生魂。荷桎梏繫於垣下。因召赤水神問其故。曰。此僧有宿殃。故繫於此。吾憐師之苦。叱其神。爾何爲繫生人魂。可疾解之。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。慎無相違也。神喜而諾我。曰。從此去旬餘。當舍其罪。吾故告師。疾當愈。宜修赤水神廟也。毋以疾愈怠爾初心。如此。則禍且及矣。道成僞曰。敬受教。後旬餘。疾果愈。因召弟子告之曰。吾少年棄家。學浮屠氏。迨今年五十。不幸沉疾。向者袁生謂我曰。師之疾。赤水神爲之也。疾若愈。可修補其廟。夫置神廟者。所以佑兆人。祈福應。今旣有害於我。安得不除之乎。卽與其徒持畚負畚詣廟。盡去神像。上及殘毀。掃無子遺。又明日。道成謁袁生。袁生喜曰。師疾果愈。吾語豈妄耶。道成曰。然。幸君拯我。何敢忘君之恩乎。袁生謂曰。可速建赤水神廟。不然。且懼爲禍。道成曰。夫人所以賴於神者。以其福可延。禍可弭。旱